

贼江湖

ZEIJIANGHU

是谁把当年的京广线搅得天翻地覆？

是谁在暗中操控东北贼帮？

他们是一群穷凶极恶的盗贼，他们无孔不入，他们神秘而又凶狠，他们是列车上狡猾的狐狸。

他们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反抗团队，他们机智，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他们是列车上的猎手。

警察与盗贼在人类文学史上是一个永远充满传奇色彩的主题，他们在列车上狭路相逢，将演绎出怎样的快意恩仇？

贼现江湖，又是一场腥风血雨！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ISBN 978-7-80210-903-2



9 787802 109032 >

定价：28.00元

昆仑◎著
东北贼王狱中口述

ZEIJIANGHU

贼江湖

，现在，可能就在你的口袋里
最真实的警贼故事
开卷即上演



西苑出版社
XI YUAN PUBLISHING HOUSE

 | 引子

从北海道赶回北京后，我又马不停蹄地从北京上了去无锡的列车。

此刻，我的心情是复杂的。

这次去无锡是去找一个叫刘长河的人。

这也是受安妮的临终托付，安妮是我在日本那所学校里唯一的中国籍校友。

我清楚地记得安妮受病痛折磨时痛苦的脸上露出的那一抹凄美的笑容，那是对这个世界无限的眷恋，因为她只有26岁，如此年轻的生命却要匆匆离开人世。这多少让人有些嗟叹。

我是安妮唯一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在整个学校里，也许是因为我们有着相同的国籍，相同的生活习惯，所以才有了更多共同话题。

安妮是一个坚强的女孩，也只有我才有幸知道她的心事和秘密。然而，令我意想不到的，她患有白血病。这个噩耗是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才让我知晓的。

在她离去的前夜，我是陪伴在她病床前唯一的人，她断断续续地将一件事托付给我。那是一个我之前怎么也想不到秘密。

“昆哥，你知道吗？我是个孤儿，谢谢你能来陪我。”安妮说：“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一个好心人给我资助学费，才让我读完大学，并且有机会出国留学。”她的脸努力地转向病房的窗外，窗外正樱花烂漫，北海道

第七十三章	接头人物	232
第七十四章	王厂长,你好艳福	236
第七十五章	贼帮密令	239
第七十六章	铁轨上的冤魂	243
第七十七章	鬼手之谜	248
第七十八章	黄皮子庙	251
第七十九章	特殊遗产	255
第八十章	神探的道访	257
尾 声		259

们从东北出发，流窜到全国各地。在全国各地的铁路干线上疯狂作案。

他们的凶狠、毒辣以及来无影、去无踪的高超本领让多少人闻之丧胆，他们的恶名如同梦魇一样伴随着80后，如今他们早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在东北一带，至今还流传着他们的故事。

他们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

要说这些东北盗贼的故事，我们还是先来说说盲流子的事。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在齐齐哈尔的火车站，有这样几个小盲流子，他们是长风、鬼手、书生、赤狐及白狼五人，除了长风有13岁以外，其他的都只有10岁。

他们是何出身？家在那里？父母是否健在？

一切都无从考证。

东北的冬日，比想像的更加寒冷。一年之中，有四个月都飘着雪。

春节的脚步渐渐临近，齐齐哈尔的火车站热闹非凡。很多外出人员都相继赶回家过年，街上男男女女们背着行囊，袖着手，缩着脖子，不断地哈着气，从每个人口里吐出的气像一团雾笼罩在每个人面前。

清晨，孩子们却在雪地里追逐着，担心的家长则骂道：“这娃你这是嘎哈啊，破马张飞的，能不能让老子消停点儿。”

此时，一个国营食堂打开了门，端出一笼热气腾腾的包子，是为方便早起的人们或者刚刚下车的乘客们。

“过路的、上访的、回家的、串门的，都来尝尝咱老王的包子，刚出笼的包子，皮薄肉足。”生意还得要吆喝，还别说，就这么简单的一吆喝，还真张罗来了许多生意。

经食堂的老板一吆喝，众人便一窝蜂似的挤了去买。

老板则满脸堆笑，吆喝着、招呼着。

这时，一个衣衫破烂的小乞丐挤进人群，伸出一只脏兮兮的小手，也顾不得烫，抓起一只包子，拼命挤出人群，撒腿就跑。

包子铺的老板骂骂咧咧的追了去：“小兔崽子，又是你，你给我站住。老子扒了你的皮。”

小乞丐一边跑，一边慌忙将包子塞进嘴里，还不停地回头向老板扮鬼脸，老板还没追上几步，包子铺这边的包子又被随即赶上来的其他四个小

第二章 快乐的盲流子

这样，他们这一群小盲流子整日都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一个人的出现，才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海涅的《流动鼠》是对那个年代盲流子的真实写照。

世界上有两种老鼠，
饥饿的和吃饱的。
吃饱的心满意足居家，
饥饿的出门浪迹天涯。
它们游走千里万里，
毫不停顿毫不休憩，
笔直向前愤怒地奔跑，
狂风暴雨照样不歇脚。
它们越过高高山坡，
它们游过澹澹湖泊；
有的淹死了有的摔破头，
活的把死的抛在了身后。
这些怪物长着，
令人寒战的嘴巴；
它们的脑袋全部剃光，
一概光秃秃，个个油亮亮。
这群极端的耗子，
不知道天父老子。
生下的不要洗礼神甫，

雌性的全是公共尤物。
这纵欲的老鼠一群，
只懂得狂吃暴饮，
喝啊吃啊，
仿佛不知我们的灵魂万劫不遂。
这一群野蛮耗子，
既不怕地狱，也不怕猫咪；
没有财产，没有金钱，
想把世界重分一遍。
这群流动鼠，噢老天！
它们已经近在眼前。
浩浩荡荡，我已听到
尖声呼哨，难以计数。
噢老天！我们完蛋啦，
它们已兵临城下！
市长先生和市府议员
摇着头，不知怎么办。
市民们全副武装，
牧师把大钟敲响。
高尚的国家摇摇欲坠，
市民的财产岌岌可危。
无论是钟声或牧师的祈祷，
无论市政府法令多少道，
即使是大炮，几百磅重，
都救不了你们，亲爱的孩子们！
古老的雄辩艺术，
今天也无济于事。
用演绎怎能把老鼠抓获，
最妙的诡辩它们一跃而过。
饥饿的胃里只能容纳，

他们跟着这个女的走进一个胡同，白狼看四下无人，就过去一把抢过那女人的包，撒腿就跑。

这时，女人反应了过来，她一边大呼抓贼，一边急急忙忙地追出了胡同，眼看那女人快要追上白狼的时候，谁知，白狼一撒手，将包扔给在面前的鬼手，女人只能舍了白狼，去追鬼手。鬼手接到包之后，又撒腿跑，那女人快要追上鬼手的时候，鬼手又将包丢给埋伏在前面胡同的书生。

就这样，他们几个人在每个路口设伏，进行接力赛跑，那女人终于体力不支，一屁股坐在地上，猛烈地喘着气，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消失在街巷的深处。

得手后，五人相继回到了暖气沟，到了暖气沟之后，几个兴高采烈地凑到一起，打开了他们抢来的包，令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

他们抢来的这个包里只有一块砖头，几人顿时全都傻眼了。

赤狐不解地问了一句长风：“哥，你说这老娘们好端端地拎一个砖头干吗？是不是脑子不灵光？”

“蠢货，我们被调包了。”鬼手一巴掌拍在赤狐那胖胖的脑袋上，讥讽着说。

“可是又是谁调的包呢？”长风像是在自言自语。

正当他们诧异的时候，从暖气沟的那头发出一阵笑声：

“孩子们，你们是不是在找这个玩意儿？”

众人皆将目光投到声音的来处，只见一个男子靠在暖气沟的管道上，正在用一种嘲笑的目光望着他们。

这个男子30多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眼镜背后的眼神似笑非笑，让人捉摸不透。他穿着黑色的中山装，披着黄色的大衣。他，所有的阴谋都隐藏在温柔的笑容和眼镜里，尽管他尽力想用温文尔雅掩饰他的邪恶，但是，这几个小盲流子看到这个眼神时，仍然感觉到了一丝寒冷。

这时，鬼手突然记起，他在拐第三个路口的时候，和这个男子撞了一个满怀，鬼手被撞倒在地，包也散落在地上，还是这个男子帮他他将包捡起来的。他那时想都没想，接过包，慌忙中，继续跑。

五人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来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会对他们怎么样。所以，他们都害怕地向身后的角落里退去，尽管，身后已经是无路可退了。

男子看出了他们的害怕与紧张，换作很和善的语气说：“你们不要害

时恐吓是不可避免的，但绝不可害人性命。犯此法者将会被逐出组织。

三罪为兄弟相残，一定要团结组织中的兄弟姐妹，犯此法者，自断手臂以谢罪。

四罪为私吞公款，每次行动之后的所得都必须上缴组织，由组织统一进行发放，如有违犯，需断指谢罪。

铁面判官从此收留了这几个盲流子，至于他的组织一共有多少人，他们都分布在什么地方，小盲流子们不得而知……

长风14岁。先前也学会了一些偷盗技巧，在铁面判官的引导下，长风在技术上大有长进，其他几个孩子也只有10来岁，所以铁面判官就将这些孩子放出去作为他的饵。

逐渐地，铁面判官还摸清了这几个小盲流子的性格特点。

长风年纪大点，挺讲义气。对其他几个兄弟比较照顾。如果是其他几个小孩犯了错，他宁愿去替人受过。

白狼别看年纪小，却是心狠手辣，报复心强，别人对他的坏他能够一直记着，非要报了这仇不可。

而书生则是心存私心，鬼点子颇多，铁面判官还发现这书生经常会私藏钱。有一次，收货回来之后，书生没有如数上缴，为了此事，铁面判官还罚书生两天没有吃饭，在院子里跪着，但是后来，这书生还是没有吸取教训。

鬼手和其他几个盲流子都能玩得来，就是心眼多，喜欢嚼舌头，书生几次私藏钱，都是鬼手给咬出来的。

还有就是这赤狐，别看他长得胖，其实是个实心眼，别人告诉他什么他都信。但是这赤狐却很能打架。

第四章 盗中二仙

那人立在墓前，哀婉地说：“老哥，你做梦也不会想到你会是今天这样的下场吧！你是被名声所累啊！”

他又叹了一口气说：“只怕此后，江湖上再也不会有盗中二仙这样的雅号了。”

1984年冬日的一天，郑州市北郊。

寒风刺骨，正是月黑杀人时。

几辆军用大卡车载着几十个全副武装的武警，押解着死刑犯黄瘸子奔这边而来。

不多时，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响，臭名昭著的黄瘸子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黄瘸子、铁面判官这两个东北的超级大盗带领东北的第一批南下支队自山海关入关。他们从东北到新疆，从北京到广州，在全国的铁路列车上疯狂偷盗。

在那个年代，在全国各地的火车站附近、繁华的街区都张贴有“严厉打击东北虎”“严厉打击东北帮”的宣传画。

直到他们的猖獗惊动了公安部，公安部要彻底剿灭他们。

之后，黄瘸子一命归西。

铁面判官退隐江湖……

黄瘸子一命归西，深受其害的各地乘客拍手称快，然而却有人为之扼腕。

这扼腕之人便是仰慕黄瘸子身手的盗贼们，因为黄瘸子在道上不仅是他们的大哥，也是他们的先辈。相传黄瘸子的手艺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是盗贼们无法望其项背的。

第五章 饵

瘸子感觉自己被别人拉了一把，接着有人对他耳语道：“请老哥抬抬手吧。都是吃‘里家饭’的，给兄弟留条活路。”

这黄瘸子的手艺是否有人传承？笔者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看官，确实有，在下也是费了很大周折才寻访到他的传人，此人正是黄瘸子平生唯一的徒弟，名唤金鼠。

金鼠本来是没有名字的，是黄瘸子去齐齐哈尔参加贼帮大会时，在街上捡来的。

那日，正逢正月十六。

做盗贼的也有忌讳：“三六九往外走，二五八回到家。”

说的意思就是逢三、六、九的日子才是他们出门开工的日子。而逢二、五、八的日子一定得在家好好待着。其实，这种说法也只是图个吉利，当然，古人留下的不成文规矩，黄瘸子也得遵从。

话说那日，黄瘸子参加完贼帮大会后，在列车上收获颇丰。在齐齐哈尔龙江县下了车。

他戴着獐帽，穿着风衣，一瘸一拐地在街上逛着。

龙江的街上人群熙熙攘攘，黄瘸子在街上优哉游哉地逛着的时候，却发现这街上有一个七八岁在行乞的小叫花子，本来，这街上有一个小叫花子没什么好稀奇的，可是，这黄瘸子偏偏就多瞅了两眼。

也怪这小叫花子跟黄瘸子有缘，黄瘸子的眼睛瞄到这小叫花子的手时，他的眼睛突然一亮。他发现小叫花子的手指生的纤细如筷子，黄瘸子的眼睛由这手指很自然地转到了他的脸上，发现这小子的眼睛也是贼溜贼溜的。不时地用警惕的眼神望着行人。

黄瘸子顿时便动了心思，他开始琢磨：要是这小子跟了我黄瘸子，入了我金手指门，绝对能培养出一代贼王。

不过，做这一行的很少收弟子，因为如果徒弟学艺不精，一旦掉了脚，蹲了大牢。那做师父的也是危在旦夕。因为一进局子，小兔崽子肯定扛不住一顿棍棒，指不定什么事都得招。但是这黄瘸子确实舍不得这么好的一根苗子，他想自己的手艺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是炉火纯青了，可是，如果没人继承，并且将金手指门的手艺发扬光大，那岂不是人生一大憾事？

思量再三，黄瘸子还是决定铤而走险收这个小叫花子做徒弟，打定主意后，他走上前去，给小叫花子的碗里放了十块钱。

在那个年代十块钱可不是小钱。

小叫花子抬头很感激地望了一眼黄瘸子，并连连说谢谢。

黄瘸子摘掉獭帽，露出一丝笑意，很关切地问了一句：“孩子，吃饭没有？大爷带你去吃红烧肉。”

他想将小孩带到一个僻静的地方，然后再思量收徒之事，谁知，那小叫花子摇了摇头，看样子不大乐意，而且还用戒备的眼神看着黄瘸子。

红烧肉这么巨大的诱惑对一个乞丐都没有吸引力，黄瘸子立刻想到了这孩子肯定是已经有了主人。他有些落寞和失望地将獭帽戴回头上，以此来掩饰他的尴尬。

突然间，黄瘸子感觉自己被别人拉了一把，接着有人对他耳语道：“请老哥抬抬手吧。都是吃‘里家饭’的，给兄弟留条活路。”

黄瘸子回头一望，说话的这人30岁光景，戴着一副眼镜，眼镜背后的笑眼眯成一条线。

这人说的是行话，黄瘸子立即就明白了。

黄瘸子随即说了一句行话：“沧海有水三千。”

那人也答了一句：“吾只取一瓢。”

这句话是盗贼们见面时互相辨认身份的黑话，只要有人能答的上来，便可证明都是道上人。

话说黄瘸子一看黑话对上了，马上认定对方也是行里人。而且也证实

第五章 饵

瘸子感觉自己被别人拉了一把，接着有人对他耳语道：“请老哥抬抬手吧。都是吃‘里家饭’的，给兄弟留条活路。”

这黄瘸子的手艺是否有人传承？笔者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看官，确实有，在下也是费了很大周折才寻访到他的传人，此人正是黄瘸子平生唯一的徒弟，名唤金鼠。

金鼠本来是没有名字的，是黄瘸子去齐齐哈尔参加贼帮大会时，在街上捡来的。

那日，正逢正月十六。

做盗贼的也有忌讳：“三六九往外走，二五八回到家。”

说的意思就是逢三、六、九的日子才是他们出门开工的日子。而逢二、五、八的日子一定得在家好好待着。其实，这种说法也只是图个吉利，当然，古人留下的不成文规矩，黄瘸子也得遵从。

话说那日，黄瘸子参加完贼帮大会后，在列车上收获颇丰。在齐齐哈尔龙江县下了车。

他戴着獭帽，穿着风衣，一瘸一拐地在街上逛着。

龙江的街上人群熙熙攘攘，黄瘸子在街上优哉游哉地逛着的时候，却发现这街上有一个七八岁在行乞的小叫花子，本来，这街上有一个小叫花子没什么好稀奇的，可是，这黄瘸子偏偏就多瞅了两眼。

也怪这小叫花子跟黄瘸子有缘，黄瘸子的眼睛瞄到这小叫花子的手时，他的眼睛突然一亮。他发现小叫花子的手指生的纤细如筷子，黄瘸子的眼睛由这手指很自然地转到了他的脸上，发现这小子的眼睛也是贼溜贼溜的。不时地用警惕的眼神望着行人。

号车厢。那4个旅客上车后，3人迅速向7号车厢走去，一个穿着灰色夹克衫的人回身向5号车厢走去。

“灰夹克”站在5号和6号车厢的连接处向5号车厢里张望，似乎是在找人。稍许，“灰夹克”便向5号车厢里走去。走过3排座位，“灰夹克”从一件挂在衣帽勾上的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沓钱，迅即塞进自己的裤袋里，又接着向前走去。

正当“灰夹克”要把从另一个旅客衣袋里掏出的一张车票和两个信封往裤袋里塞的时候，“咔”的一声，手腕被闪亮的手铐扣上，当场被江洪滔拿下。

司徒长江、杨得虎跟随那3个旅客从6号车厢上车后，经过7号车厢，来到8号车厢。

那3个旅客掏了几个人，没有收获。

由于开车时间就要到了，车上广播室的播音员一再提醒送客的人立即下车，那3个人下了车，向站台外走去。这时候，两个人突然间被扑倒在地，另一个人打了一个趔趄，也跌倒在地。

当3人挣扎着爬起来的时候，有兩個人的手已被扣上了手铐。他们栽在了司徒长江和杨得虎的手里。

4个贼被送到了车站派出所。

派出所的同志搞不明白，就开车前的那么一会儿工夫，这几个神秘人物怎么就把这伙贼识别出来并抓获了呢？

司徒长江告诉他们：“三天前，我经过郑州车站时，就在站台上见过这4个人，只不过当时没有时间抓，让他们在外边多呆了两天。”

“站台上那么多人，你怎么就能认出这几个人，还能记住他们呢？”一个青年警察问。

“我们是铁道部特别行动队的，这是队长司徒长江。”

“啊？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反扒神探渔猴子？幸会幸会。”那名年轻警察顿时非常激动。

第三日，岳阳车站！

司徒长江和江洪滔从8号厢车门、杨得虎从9号厢车门又一次登上了旅客列车。

上了车，司徒长江心里便有了数：在岳阳车站上车的15个人中，除司徒长江他们3人外，只有7人是真正的旅客，剩下的5人，是一伙扒手。那5个人上车之后，分两伙去了两节车厢，不一会儿，又回来了。

由于那伙人没有分开，他们3人便可集中跟踪，只是杨得虎稍稍拉开一点距离。那伙人中有一人见司徒长江和江洪滔手里没有什东西，还跟在他们的后面，便用警觉的目光打量着他们。

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手里不拿东西的是两种人：一种可能是便衣警察，一种可能是盗贼。

“这疙瘩地皮松，就是比咱那疙瘩天热。”司徒长江急中生智，一句行话脱口而出。还用眼瞥了一下旁边一个人的上衣口袋。

东北口音的行话和那“专业”的一瞥，让那人认定司徒长江和江洪滔也是道上的，便不再理会他们。

直到最后一节车厢，那伙人接连掏了几个旅客的口袋，都没有大的收获，才又折了回来。

走过两节车厢，5个人中的一个人用刀片割一个坐在座位上睡觉的旅客的羊毛衫，其他4个人作掩护。

得手之后，那伙人又来到另一节车厢。

司徒长江和江洪滔快步赶上，在那伙人踩盘子选定的对象附近坐了下来。

这时，那伙人中又有两个人注意上他们。

司徒长江发觉后，不慌不忙地转过身，一只手去拿小桌子上一个装有大半瓶热水的杯子，另一只手又作了一个“专业动作”，并冲着那两人使了一个眼色。那两人一个嘴巴微微一撇，另一个还冲他笑了笑。当那两个人刚刚放松的时候，只听“哗”的一声，司徒长江将那半杯热水泼向了他们。

几乎就在同时，江洪滔和杨得虎冲了上来，铐住了他们两个，并同时将剩余的3个人压倒在地。

在两名解放军战士的帮助下，迅速将5人制服。

2月5日凌晨3时，特别行动组的小田和小管在衡阳车站分别登上了由西安开往南京的316次旅客列车。

第九章 首饰大案

“小子，你看清楚了，你知道他是谁吗？你小子就算不把我们天津的公安放在眼里，但是他只怕会让你小子听了名字都会腿肚子打软。”处长指着渔猴子，问老贼。

北京到广州的京广线以及北京到上海的京沪线这两个线路上的列车，始终会让那些扒车轮子的盗贼们垂涎，因为，这两条线上的列车上富得流油。

1982年春节前夕，在广州至北京的列车上，一名香港乘客旅行箱中的4万多现金以及部分饰品被盗。

这起当时堪称最大的列车旅客盗窃案引起铁道部公安局的高度重视，内地警方立即将此案挂牌督办。

几个月过去了。破案工作没有什么进展，警方陷入了困境。

第二年春天，京广线上再次发生重大盗窃案件，列车到达天津境内时，一名乘客称自己行李架上的3000元现金不翼而飞。

乘警赶来，检查厕所时，发现一名乘客在厕所里将要洗货（将大把的钞票丢进厕所的便池里）。乘警随即将这名乘客押解到天津市铁路公安处进行审讯。这名扒手——老贼——供认了这起盗窃案，还交代了为其望风的同伙蜘蛛。5天后，蜘蛛在北京火车站进站口被警察截获。两人被截获后还大大咧咧，满不在乎。

审讯中，任凭乘警使出浑身解数，这名老贼就是不愿意开口。最后甚至还笑嘻嘻地问道：“这次送我去大班还是小班？”

已享有神探称号的渔猴子，碰巧来到天津召开五一旅游期间反扒工作会。当日晚，天津铁路局公安处的处长到宾馆找到了司徒长江，说他们的

为他知道，如果是别的公安，肯定拿他没辙，但是对于渔猴子，他只有认栽的份。

“你原名叫李二炮，江湖人称螳螂，曾多次进过局子，也算得上是个佛爷了（即指窃贼，此类人多犯有相当程度的盗窃罪行，一般都有数次被拘审的记录。此语流传于京、津一带，不法分子中尤甚），我说的没错吧？”

这时的李二炮彻底蔫了，不过他还是避重就轻地交代说：“我交代，我交代，不用您费口舌，我交代，去年在京沪线上，我上了一万块钱的货。”

“李二炮，你也太谦虚了，而且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你想想，一万多块钱值得我飞过来吗？你再回忆回忆，要是我帮你提醒的话，只怕你连杀头的罪都够得着了。”

李二炮的头上直冒冷汗，他看着威严的渔猴子，心里直打哆嗦。

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李二炮，只好从实招供，那起京广线上的四万多现金及部分金首饰的盗窃案有他的份。

李二炮交代之后，铁道部公安局立即在兰州、武汉、沈阳、哈尔滨等几个铁路局成立5个专案组，进行追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其余40余名团伙成员先后悉数落网。这个团伙的主要干将盗窃数额都在百万上下，团伙共作案百余起，总额几百万元以上。

一起3000元现金失窃案，一挖，挖出了万元大案；再一挖，是80万元的窃金案；最后，竟挖出了几百万元的惊天盗窃案！从李二炮的落网开始，铁道部公安局成立几个破案组，调集400余民警参与破案，历时近一年，揭开了这宗建国以来最大旅客列车盗窃案的内幕，所有成员最终被一网打尽。

司徒长江乘胜追击，随后又审出一桩8余万元的铂金首饰失窃案，一伙惊天大盗浮出水面。

这个盗窃团伙主要成员有七个。除了螳螂李二炮、蜘蛛王大海以外，还有蝎子、马小尾、柳成虚、柳成龙、叶小四等。

铁道部公安局将此案命名为“捕鼠行动”，专案督办，同时成立了几个破案组，全国铁警协同追捕。